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10

2008年1月25日

\*\*\*\*\*

## 《世界是平的嗎？》序言、書評

### 序言

原香港粵海集團董事副總經理 康典<sup>1</sup>

梁曉出書，命我作序，誠惶誠恐。

時至今日，早已自認有點活得跟不上趟了——許多事情既看不大懂，也想不大明白。試想那出書之事，擲在早年一直被自己看得有些鄭重得近乎神聖，想像作者動筆之前應熏香沐浴，字斟句酌，生怕千慮一失，百密一疏，招致罵名倒還事小，如若謬種流傳，貽誤他人，卻絕對會成為難以解脫的負擔。

寫書尚且如此，更何況為人作序？

---

<sup>1</sup> 2007年10月於武夷山（梁曉：《世界是平的嗎？》，大風出版社2007）。

然而如今的世界，已是絕然不同了。各色人等，各種題材，或縱論天下，指點江山；或針頭線腦，雞零狗碎；或深思熟慮，廣引博徵；或白天發臆症，晚上做噩夢，均可累月積年，編排成文。無論何人，無論其出身、背景、學歷、聲望，只要自認為有益於世人，只要與出版商談好題材，只要寫夠了句子，湊夠了銀子，就可以結集出版了。

出書的變化，使我不得不努力提昇對於當前世界的認識：這世界真是變得“平”了。

初識梁曉，是在 20 世紀末的 1997 年。當時，筆者供職的集團公司人事部送來幾位中山大學的研究生，在我這裡實習。那時的梁曉，意氣風發，靈氣四溢。先在王小強博士的麾下參與一系列重要課題的調研。隨後，又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直接協助我參與了所在集團債務和管理重組的極為艱鉅複雜且繁重的工作。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所在的集團公司曾經演繹了香港歷史上最為神奇的故事：以兩百萬美元起家，短短十幾年，超越了無數香港的百年老店，一躍成為名震香江的五大紅籌公司之一，旗下管理著五家香港上市公司，逾萬受僱員工和近千億的資產……。無盡的桂冠和榮耀，1997 年，正是這個集團公司最為輝煌的時刻。然而，金融風暴狂飆突降，龐然大物轟然倒地。

為了應對這突如其來的危局，我受命協調集團的重組工作。在前後約兩年時間裡，外對兩百多家國際上大大小小咄咄逼人的追債銀行，內面集團內幾百家形形色色狀態各異的下屬企業，縱橫捭闔，聲色俱厲，外加磕頭作揖，總算獲得了一個還算說得過去的了結。而在此過程中，梁曉可以算是我一位十分倚重的助手。

我相信，以梁曉的專業背景和工作性質，這一段工作的經歷，為她觀察世界提供了極為有利的視角。在這一過程中，梁曉親眼

目睹了原本漁歌互答、波瀾不驚的大海是怎樣在瞬時間掀起了驚天駭浪，目睹並親身體會了金融風暴給香港社會各層面所帶來的突如其來的破壞和難以抗拒的衝擊。在這一過程中，梁曉還有機會置身於最為鮮活最為典型的案例之中，對這些案例進行最直接深入的觀察和剖析。應該說，這是一種十分難得的生活積澱。以此為基礎，可以使她對於當前世上盛行的種種經濟理論、經濟假想，以及源於這些理論或假想的種種經濟政策，有更為獨特的理解 and 他人難以企及的深刻認識。

時光荏苒，一轉眼，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竟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十年時間，世界又發生了十分鉅大的變化。香港，已然從浩劫後的殘局中重新站立了起來，其 GDP 值取得了 40% 以上的增長，其股市更是逼近兩萬九千點高位，遠遠超過 1997 年金融危機前的最高水平。中國大陸的經濟，更是取得了讓世人矚目的業績，除了 GDP 的年增長始終保持在 10% 的水平之外，中國政府持有的一萬多億外匯儲備，已然是十年前的十倍，名列世界各國之首。變化的中國大陸和香港，是置身於一個同樣迅速變化的世界裡的。美國著名新聞人托馬斯·佛里德曼的名著《世界是平的》，是對這些變化進行頗有趣味描述的最具名氣的一部著作。筆者曾跟風趕潮，對這本書作過瀏覽，無論如何，書中對於鏟平世界的十輛“推土機”，尤其是對於 PC、視窗技術、網絡技術的分析和描述，對於外包、岸外生產以及供應鏈、內包的描述，都給人以無盡的回味和深刻的啟示。

然而，人們能否由此就認同“世界是平的”呢？閱讀梁曉的著作，使我同時又感受到了一種不同的視角和分析，尤其在讀最後兩章時，竟不由得產生了一種略帶滑稽的猜想：是否出於謙虛

的原因，才使佛里德曼先生沒有把美國政府和兩院，列作本應名列前茅的“推土機”？

梁曉書中所討論的問題涉獵甚廣，涉及大量深奧的理論和複雜的運作，以筆者之淺見，恐遠非一兩本書可以說得清楚。然而，筆者願借此機會向有緣在此相聚的讀者建議：無論你對本書的觀點認同與否，請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祈福吧，因為我相信，等待我們國家和人民的路，注定不會平坦。

## 世界“不平”的真相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 王晶

十年磨一劍！

最近十年，世界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背後起主導作用的真相又是什麼？

看似簡單的問題，要回答好卻絕非易事。為了想明白，說清楚這兩個問題，梁曉用了十年。十年前，親身經歷香港金融危機，她在追蹤、研究危機的過程中，也開始了探索世界發展規律的旅程。十年間，她對世界的關注和思考從未停止。十年後，這些經過反復推敲的智慧結晶化作了一句發人深省的叩問——《世界是平的嗎？》

全書的開始，作者先從近年來深入民心的“全球化”說開去。“20 / 80”的社會，揭開隱藏在美麗外衣下的陷阱。

鏡頭拉回到十年前，亞洲金融危機：印尼和香港，一個在危機前各項指標堪稱“中等發展中國家”典範；另一個則連年被評為“最自由經濟體”。結果，印尼一步步從金融危機迅速走到國

家分裂；香港政府則不得不買股票托市，同時推出一系列有效遏制危機蔓延的政策組合。整個過程，有水深火熱，有國破家亡，有劍拔弩張，即使當年沒有親身經歷，今天讀來，仍不免心有憾感。但這還不是作者撰文的本意。在分析完印尼自身不可逆轉的惡性循環後，作者又不惜筆墨深挖印尼之變的教訓，毫不留情地揭示出另一個更大的國際政治漩渦，提醒人時刻勿忘“前車之鑒”。至於親身經歷過的香港危機，作者則側重分析香港經濟中獨有的“正反饋”循環，以及危機後並未改變的經濟發展模式，激發人們去思考香港經濟更長遠的未來。

十年間，不能不提的另一個問題是石油。當今天高企的油價牽動全球敏感神經時，作者卻只拿油價作了個引子。看似“避重就輕”，書中已給出了合理的回答，石油不只是經濟問題這麼簡單。通過觀察、分析世界上圍繞石油展開的一系列爭端，作者帶領我們從另一個側面去更深入地瞭解當今的世界。

如果說金融危機、石油問題都是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具代表性的表象，那麼，美國無疑是居於全球化的核心位置。所以，作者用書中的另一半篇幅來探討與美國相關的問題。首先從經濟模式談起，作者挖掘出了“永久性戰爭經濟”的論點。毫無疑問，美國是當今全球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但是支撐其經濟發展的不再是經濟學教科書陳述的一套套經典理論，而是戰爭！戰爭經濟不僅能很好地解釋美國國內出現的長短期利率倒掛之謎，而且也道出了布什政府無視國內外反對聲音、忽略聯合國、執意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根本原因。

“美國的經濟繁榮、美國人民的富裕生活，是由於他們消費多，儲蓄少，花明天的錢換來的。”這種說法被不少人認同，也讓具有良好儲蓄傳統的同胞們聽了十分舒坦，但遭到了作者的質

疑。經過一番概念的釐清和數據的比較，事實真相是，美國人民的消費水平遠低於其儲蓄，真正欠債的是具有戰爭決策權的美國政府。但是，連年赤字的美國政府並不著急，反而在輕鬆地“寅吃卯糧”。原來，入不敷出只是表象，美國政府正通過一種新“三角貿易”，大把大把地獲取發展中國家勞動人民的血汗，卻幾乎不支付任何代價。看過此書，不得不痛心地承認，美國成功了。

接著再看中美關係分析，更具現實意義：美國的思路絲毫沒有轉變，向中國要的甚至更多。除了一年兩次戰略經濟對話，2007年的短短幾個月內，我們看到的是空前密集的中國產品回收攻勢。作者告訴我們，這絕非無的放矢，“零敲碎打為的是‘零存整取’”——焦點始終著落在人民幣匯率改革和中國開放金融市場。可惜，明白或認同個中道理的人並不多。

雖然抱著學術態度和研究目的來撰寫每篇文章，但作者的行文風格通俗易懂，不帶任何學究氣，即使是沒有學術背景的人讀來，也不會感到晦澀。全書在說理時，邏輯脈絡清晰，沒有半句贅言，環環相扣，引人入勝；插入的大量數據和圖表，既有利地支撐了作者的觀點，也直觀明確、便於讀者理解。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寫作角度：原汁原味地記錄歷史，思路跟隨世界的變化一同發展；而且，每一段事件的記錄恰恰是作者思考的開始。用一脈相承的思路將看似無關的一個個片段串聯起來，舊的邏輯在新的現象中一次次得到印證。這或許就是作者歷盡十年甘苦仍樂在其中的原因，亦是能令讀者獲得啟發的地方。

放下書卷，心情沉重。告訴人們不討喜的真相是件出力不討好的事，但是梁曉並沒有因此而妥協。希望更多人能夠看到這本書，瞭解“全球化”的本來面目，或許能為改變這種種“不平”盡一分綿力。